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5 May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4
预防武装冲突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2018年5月18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阿尔扎赫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关于阿尔扎赫和阿塞拜疆境内历史文化古迹状况的备忘录(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¹ 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为荷。

临时代办

米海尔·马尔加良(签名)

¹ 附件二仅以原文分发。



2018 年 5 月 18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阿尔扎赫共和国外交部关于阿尔扎赫和阿塞拜疆境内历史文化古迹状况的备忘录

对于阿塞拜疆在联合国、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各国国际组织分发的关于阿尔扎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境内历史古迹的备忘录,阿尔扎赫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认为有必要作出如下声明:

阿尔扎赫境内所有建筑古迹,包括礼拜场所在内,都是阿尔扎赫的财产和遗产。它们被列入国家不可移动历史文化古迹名册,受到国家保护。其中大约有 60 处伊斯兰古迹,多数历史可一直追溯到 18 世纪下半叶。应当指出的是,阿尔扎赫很大一部分伊斯兰古迹要么是由亚美尼亚建筑师直接建造,要么是在亚美尼亚建筑传统的影响下建造的。²

关于如何保护和使用阿尔扎赫境内文化历史古迹,《阿尔扎赫共和国宪法》、1999 年《保护和使用不可移动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环境法》以及其他法律、法令作出了规定。

根据上述法律第 7 条,禁止在保护和使用古迹方面存在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种族和民族歧视。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并高度重视文化和历史古迹的保护,阿尔扎赫共和国在自愿的基础上,依照《欧洲文化公约》、《保护考古遗产欧洲公约》和《保护欧洲建筑遗产公约》作出了承诺。相应的批准书已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和 2015 年 6 月 30 日送交欧洲委员会秘书长。

阿尔扎赫共和国政府每年都拨款对历史古迹进行维护,不论其起源为何。1990 年代后期对 Shushi 的波斯 Kismaghinlu 清真寺进行了翻修,2005 年修复下清真寺,目前正在对上清真寺及其附属学校进行修复。修复工程的目标是完全恢复上清真寺,重现其原貌,翻修毗邻区域,并对位于近旁的宗教学校建筑进行主体加固。该清真寺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1990 年代和 2008-2009 年期间对其做了局部修复,特别是修复了屋顶。修复工作是在国际考古专家和伊斯兰艺术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这些文化古迹对公众、游客和国际艺术专家开放,尽管阿塞拜疆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外国人前往阿尔扎赫。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便于他们在国际社会上发布关于阿尔扎赫的谣言和虚假消息。

阿尔扎赫共和国当局致力于保护考古遗产。阿尔扎赫境内的考古发掘工作都是在外国著名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特别是来自亚美尼亚、联合王国、西班牙和爱尔兰的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参与了对 Azokh 洞窟文化层的

² 阿尔扎赫境内除诸多基督教古迹外,还有一些穆斯林建筑,包括城堡、宫殿、清真寺、陵墓、客栈等,都具有明显的亚美尼亚建筑风格。在这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建筑中,有 Khachen-Dorbatly 村的陵墓,其拱顶类似于教堂的穹顶; Karghabazar 村的清真寺,仿照了亚美尼亚教堂单正厅的建筑风格; Karghabazar 古客栈,按照亚美尼亚教堂建筑的规矩,主厅建有三个拱形穹顶,等等。

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出版了《Azokh 洞窟和高加索走廊》³ 一书，书中共收录 15 位作者的文章。该书由以出版科学类书籍和期刊著称的全球性出版公司施普林格科学+商业媒体出版。

除不实指控外，阿塞拜疆没有拿出阿尔札赫国家当局蓄意摧毁清真寺或任何其他礼拜场所的证据。阿塞拜疆方面称，阿尔札赫境内存在为了证明伊斯兰古迹属于亚美尼亚遗产而破坏或改变这些古迹的面貌及其民族文化特征的做法，这种指控不仅毫无根据，而且缺乏逻辑。阿尔札赫境内自古以来就有亚美尼亚人居住，阿尔札赫历史上曾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不仅如此，阿塞拜疆的指控反映的恰是它自己的做法和行动，巴库当局却试图诬赖到亚美尼亚的头上。不惜牺牲邻国人民的利益，把历史政治化，否定历史，编造和篡改阿塞拜疆自身的历史，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整个南高加索的文化遗产。大量证据表明，阿塞拜疆当局有针对性地蓄意摧毁共和国境内亚美尼亚文明的所有痕迹。

在前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约有 11 000 座亚美尼亚文化遗产古迹，阿塞拜疆当局几十年来对这些古迹实施了系统化的政策，目的是：

- 不让它们出现在官方出版物、参考书和指南中；
- 篡改它们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从属关系；
- 蓄意毁坏这些古迹；
- 把亚美尼亚基督教教堂改成世俗建筑或穆斯林建筑；
- 阻挠修复工作。

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数百座教堂、礼拜堂、墓地遭到破坏，主要是在阿尔札赫和纳希切万。

仅在占阿尔札赫一小部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境内，就至少有包括城堡、修道院建筑群、教堂和礼拜堂、桥梁、宫殿建筑、十字架石在内的 1 700 处历史和建筑古迹，以及 1 000 多块古亚美尼亚文壁刻和墓碑铭文。⁴

在卡拉巴赫运动开始之前，作为威胁、恐吓阿尔札赫亚美尼亚族的总体政策的一部分，阿塞拜疆当局早就对亚美尼亚文化和历史古迹进行了打击。在驱逐阿尔札赫亚美尼亚族的“圆环”行动及阿塞拜疆随后对阿尔札赫共和国发动的战争中，亚美尼亚文化和历史古迹也遭受了严重破坏。在频繁的敌对行动中，定居点

³ Fernández-Jalvo, Y., King, T., Yepiskoposyan, L., Andrews, P. (Eds.), *Azokh Cave and the Transcaucasian Corridor, Vertebrate Paleobi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Series*, ISBN 978-3-319-24924-7, Springer, 2016。

⁴ Sh. Mkrtchyan,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monuments of Nagorno-Karabakh*”. Yerevan, 1989, p.5。

和教堂经常遭到阿塞拜疆军队的炮击、导弹和炸弹袭击。特别是在 1992 年夏季，13 世纪的 Gandzasar 修道院遭到战机轰炸，教堂建筑群的数栋建筑被毁。⁵

在阿尔札赫并入苏维埃阿塞拜疆版图期间，以及在阿塞拜疆对阿尔札赫共和国进行军事侵略期间，共有 167 座教堂、8 座修道院建筑群、123 座亚美尼亚古墓园遭到破坏、轰炸和彻底摧毁。2 500 块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十字架石和 10 000 多块墓碑被打碎做成了建筑材料。

阿塞拜疆继续在其占领下的地区推行破坏性政策，包括阿尔札赫的沙胡姆扬地区及马尔塔克尔特和马图尼两地的东部区域。

此外，在和平时期和远离冲突区的纳希切万，阿塞拜疆当局完全或部分摧毁了那里的所有亚美尼亚文化和历史古迹。直到 20 世纪末，这一地区仍有 218 座亚美尼亚基督教修道院、教堂、礼拜堂和 4 500 多块十字架石，而同时期该地区只有 6 座清真寺。

在整个 20 世纪，尤其是在亚美尼亚纳希切万划入苏维埃阿塞拜疆治下之后，该地区实行了彻底铲除亚美尼亚古代文化遗产的政策。

1998-2005 年期间，阿塞拜疆当局彻底摧毁了有着 3 000 多块中世纪十字架石的 Old Jugha 公墓，用重型建筑设备把十字架石打碎，在公墓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军用射击场。有大量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卫星图像，⁶ 显示 Old Jugha 公墓的十字架石遭到摧毁。

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会议想派实况调查团前往纳希杰万，但每次都遭到阿塞拜疆抵制。阿塞拜疆还无视国际名胜古迹理事会(名古屋理事会——教科文组织咨询机构)的决议，该决议决定：

- 提请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的阿塞拜疆当局关注 Jugha 公墓被摧毁事件，并向他们转达国际文物保护界的关切，
- 请阿塞拜疆当局为教科文组织和/或名古屋理事会专家代表团的访问提供便利，以对该遗址展开研究并向国际社会通报结果。⁷

还应当指出，阿塞拜疆境内基督教建筑古迹的修复，全都采用摧毁亚美尼亚建筑风格痕迹和亚美尼亚文石刻的方式进行。⁸

⁵ Lord Hylton, MA ARICS, 1998 年 4 月 13 日至 21 日访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所作的笔记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199899/cmselect/cmfaff/349/349ap18.htm>。

⁶ 见 <https://www.aaas.org/page/high-resolution-satellite-imagery-and-destruction-cultural-artifacts-nakhchivan-azerbaijan>。

⁷ 见名古屋理事会第 16 届大会决议 http://www.icomos.org/quebec2008/resolutions/pdf/GA16_Resolutions_final_EN.pdf。

⁸ 2005 年，在修复 Nij 村的一座教堂时，亚美尼亚文石刻被抹去，此举引起资助该项修复工作的挪威人道主义组织的强烈抗议。挪威方面称这种行为是在故意破坏公共财产。挪威驻阿塞拜疆大使 Steiner Gil 公正地指出：“我对它们被抹掉感到遗憾，……本来这是阿塞拜疆为全世界树立榜样的一个机会。”见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336733.stm>。

巴库唯一幸存的亚美尼亚文化遗产是摘掉了十字架的启蒙者圣格雷戈里教堂。这座教堂遭到亵渎，沦为了一座藏书楼。它之所以没有遭受阿塞拜疆其他亚美尼亚教堂一样的命运，可能是因为它来装点阿塞拜疆政府的门面，充当假模假样的“阿塞拜疆多元文化主义”的展示品(见附文)。

有系统地对亚美尼亚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否定和破坏，在阿塞拜疆早已是“惯例”，所以阿塞拜疆当局才会把建造教堂看成是，并解读为，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我们失望地看到，阿塞拜疆把在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区建造礼拜场所这件事政治化。阿塞拜疆方面提到的关于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等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中，没有一项条款限制宗教自由，包括建造礼拜场所的自由。

在阿尔扎赫共和国 Hadrut 地区 Mekhakavan 村附近修建最神圣圣玛丽教堂，是完全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必须被视为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对思想、良心和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保护。阿尔扎赫单方面加入的《欧洲人权公约》第 9 条直接规定“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阿塞拜疆备忘录是阿塞拜疆方面对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歪曲、偏颇解读的典型例子。照阿塞拜疆当局的说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竟含有限制宗教和信仰自由的规定。

阿塞拜疆试图把行使这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行为(此处即为建造礼拜堂)，说成是企图在冲突中利用宗教因素。亚美尼亚人建造教堂的历史超过 1 700 年，远在阿塞拜疆出现之前就一直在这样做。对阿尔扎赫来说，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不是宗教性质的冲突，而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一方面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企图以武力压制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这种指控的冲突当事方在 1991-94 年激烈的敌对行动中，就曾试图把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说成是宗教对抗，以此吸引车臣和阿富汗的雇佣军，包括附属于各种恐怖团体的雇佣军加入对阿尔扎赫共和国的战争。今天，阿塞拜疆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不厌其烦地宣扬宗教团结反对亚美尼亚，并继续打宗教对抗这张牌，以获得穆斯林国家的政治支持(见附录 2)。

阿塞拜疆方面在备忘录中的指控虽然经不起任何推敲，但仍须严肃对待这些指控，因为假消息的传播会滋生社会激进化，也会有助于煽动人们以宗教和族裔原因排挤和敌视该地区原住民。

阿尔扎赫共和国在保护和保存文化历史遗产方面一直并将继续对国际合作开放，并期待阿塞拜疆也采取类似的开放态度。

附文

阿塞拜疆官员和宗教领袖的言论，把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说成是宗教对抗，并宣扬宗教团结反对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 “几年前，在联合国大会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时，穆斯林国家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并且直到今天仍能感受到这种支持。阿塞拜疆自身也是一贯在所有国际组织中保护穆斯林国家的利益。这一政策将继续下去。我相信，加强穆斯林团结在当前形势下尤为重要。”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2011 年 8 月 10 日会见穆斯林国家驻阿塞拜疆大使和外交使团团长的讲话

阿塞拜疆总统官方网站 <https://en.president.az/articles/2951>

- “阿塞拜疆的立场是，必须加强穆斯林团结，穆斯林国家应该相互提供更多的支持。在我们各国关切的问题上，尤其需要这种支持。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种支持，尤其是在解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问题上，穆斯林国家对阿塞拜疆立场的支持。”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2015 年 6 月 22 日在斋月之际会见穆斯林国家驻阿塞拜疆大使时的讲话

阿塞拜疆总统官方网站 <https://en.president.az/articles/15646>

- “……整个穆斯林世界应该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问题上表现出团结一致，就像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所做的一样。阿塞拜疆为加强穆斯林团结做出了巨大努力并认真采取了步骤。”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2016 年 6 月 8 日在穆斯林国家驻阿塞拜疆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斋月招待会上的讲话

阿塞拜疆总统官方网站 <https://en.president.az/articles/20241>

- “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决议明确承认亚美尼亚是侵略者，这必须成为向所有希望与侵略者发展关系的穆斯林国家传达的主要信息，因为亚美尼亚的占领政策不仅是对阿塞拜疆宗教和文化资产的攻击，也是对整个伊斯兰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攻击。”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的文章《加强伊斯兰团结是时代的挑战》，发表在 2017 年 2 月至 4 月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期刊 N36 号上

阿塞拜疆总统官方网站 <https://en.president.az/articles/23584>

- “亚美尼亚努力把自己伪装成穆斯林国家的朋友，但却摧毁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其邻近地区的清真寺和宗教古迹。一个摧毁清真寺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是穆斯林国家的朋友。”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2017 年 10 月 20 日在发展中八国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阿塞拜疆总统官方网站 <https://en.president.az/articles/25697>

- “亚美尼亚希望与各穆斯林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了。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应该知道，亚美尼亚摧毁了我们神圣的清真寺，它不可能是穆斯林国家的朋友。”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伊斯兰合作组织耶路撒冷紧急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阿塞拜疆总统官方网站 <https://en.president.az/articles/26317>

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埃利马尔·马梅德亚罗夫：

- “……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对有利于阿塞拜疆的文件投赞成票的国家，往往在其他组织就同一问题投弃权票。我们必须表现出团结。”

阿塞拜疆和摩洛哥外交部长联合新闻发布会，2018 年 3 月 5 日，巴库

<http://en.apa.az/azerbaijan-politics/foreign-news/mammadyarov-countries-that-vote-for-a-document-in-oic-in-favor-of-azerbaijan-tend-to-abstain-in-other-organizations.html>

阿塞拜疆副总理兼国家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委员会主席阿里·哈桑诺夫：

- “土耳其一直协助阿塞拜疆消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今天，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世界应联合起来打击亚美尼亚侵略者”。

阿塞拜疆副总理兼国家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委员会主席 2015 年 4 月 4 日与土耳其媒体代表的见面会

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

https://azertag.az/en/xeber/Deputy_Premier_Hasanov_Azerbaijani_Turkish_unity_is_historical_and_will_continue_for_centuries-843620

- “今天，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世界应联合起来打击亚美尼亚侵略者。不幸的是，当今世界存在不公正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国家迫切需要团结合作。”

阿塞拜疆副总理兼国家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委员会主席 2016 年 11 月 25 日与土耳其特命全权大使 Erkan Ozoral 的会议

<http://refugee.gov.az/en/news/496.html>

阿塞拜疆总统办公厅公共和政治事务部部长阿里·哈桑诺夫：

- “震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事件，以及巴勒斯坦争取独立的民族斗争、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军事侵略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以及其他此类问题，都必然对确保伊斯兰世界的可持续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影响，阻碍了可持续发展，也阻碍了我们调动力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单一目标。”

阿里·哈桑诺夫 2014 年 12 月 3 日在第 10 届伊斯兰各国新闻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

https://azertag.az/en/xeber/10th_Session_of_the_Islamic_Conference_of_Information_Ministers_kicks_off_in_Tehran-815392

- “亚美尼亚不仅无视国际法和有影响力的组织的决定，而且还试图诋毁伊斯兰教价值观，赋予侵略政策宗教色彩，以此证实其不公平的立场，他们还大打基督教团结牌，试图利用仇视伊斯兰教的圈子和主要的西方媒体资源，并在某些情况下得逞。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其他有类似情况的穆斯林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在加强伊斯兰团结的同时，迫切需要扩大信息领域的相互合作。”

阿里·哈桑诺夫 2016 年 10 月 3 日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记者协会会议上的讲话

<http://en.apa.az/azerbaijani-news/media-news/ali-hasanov-it-is-needed-to-create-single-platform-of-oic-journalists.html>

高加索穆斯林部主席 Sheykhiruslam Haji Allahshukur Pashazade:

- “为解放阿塞拜疆被占领土，我随时准备好宣布圣战。”

Sheykhiruslam Haji Allahshukur Pashazade 2006 年 8 月 23 日新闻发布会

<https://en.trend.az/azerbaijan/society/860647.html>

- “这一问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是穆斯林世界的主要冲突之一，目前仍在等待解决办法。我们看到欧洲和西方国家对穆斯林国家采取双重标准。我们在此还有什么正义可谈？阿塞拜疆的土地属于阿塞拜疆人民，我们敦促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

Sheykhiruslam Haji Allahshukur Pashazade 2018 年 1 月 29 日在“圣城：天启加持之城”会议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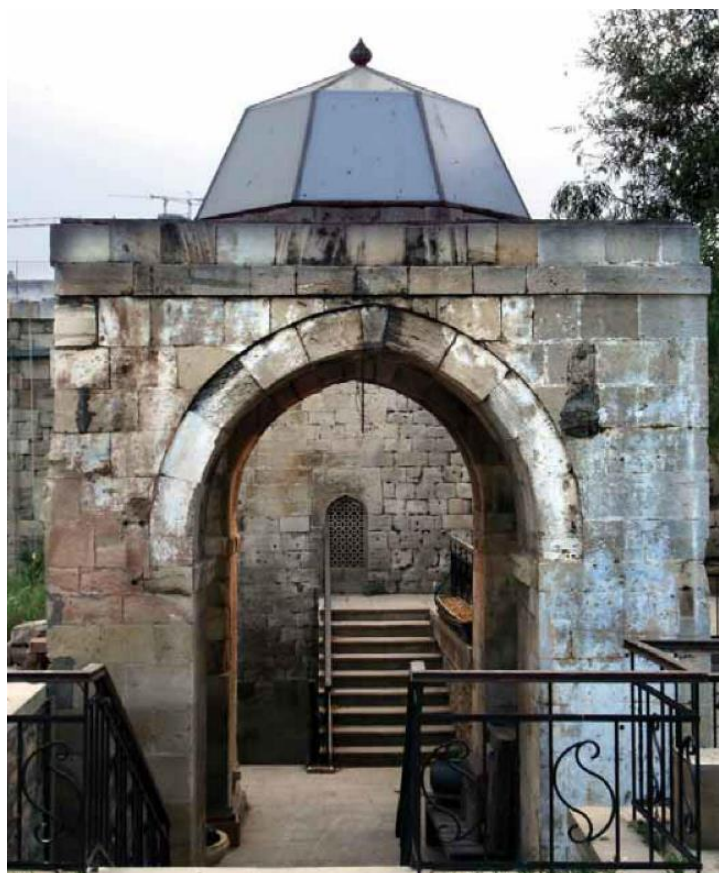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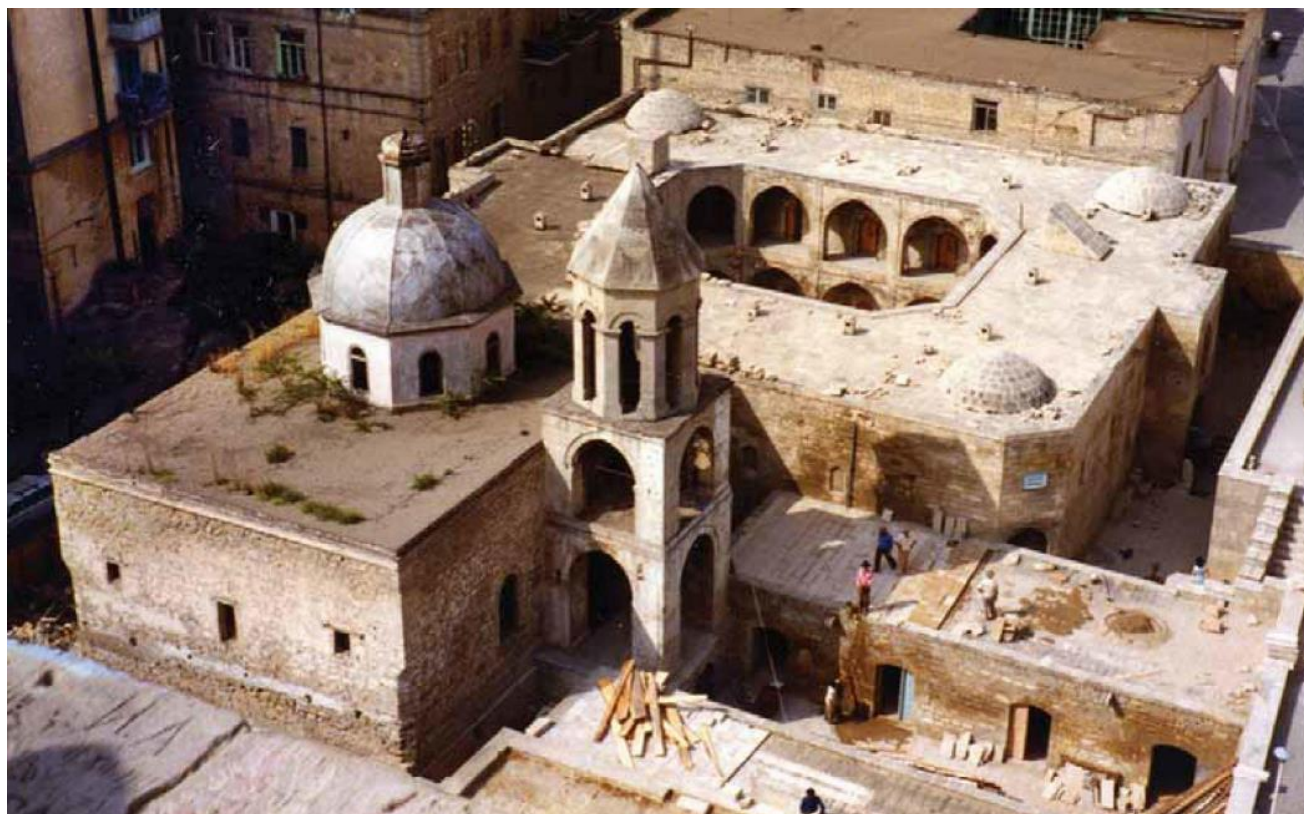
<https://report.az/en/religion/istanbul-hosts-international-conference-quds-the-city-blessed-by-revelation>

2018 年 5 月 18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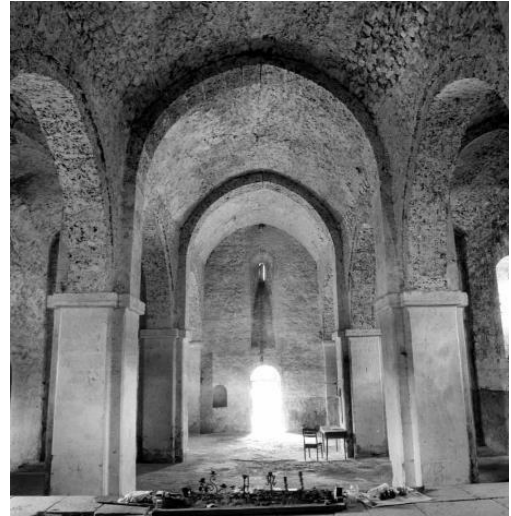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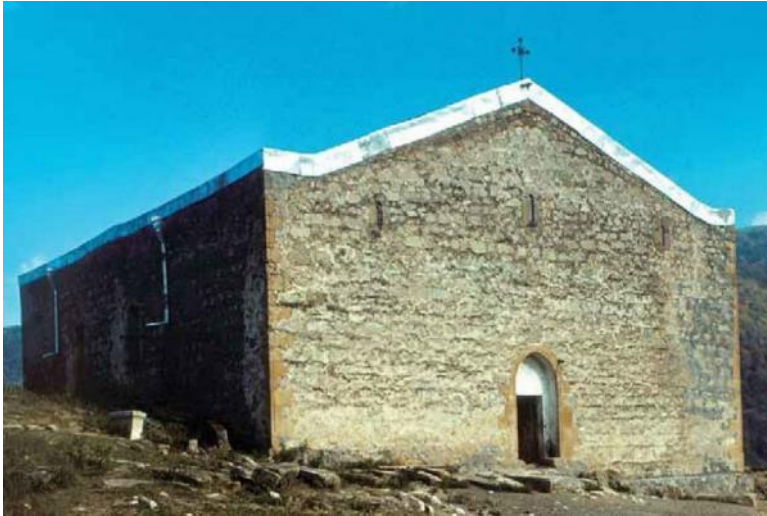
Destruction of Armen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by Azerbaij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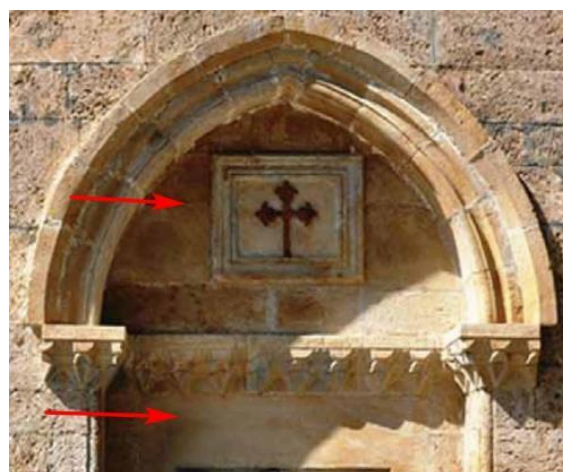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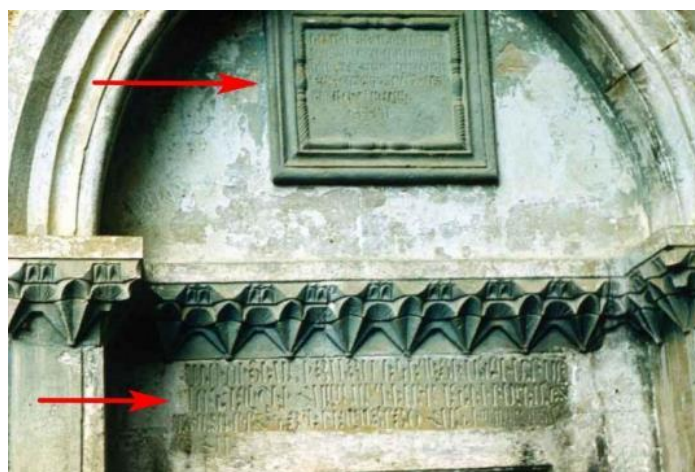
Arakel Village, Hadrut region, Artsakh. Surb Astvatzatzin (Holy Virgin) Church of early XX century. The church was destroyed by the Azerbaijani Army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the village in 1991-93.



Baku, Azerbaijan. Surb Astvatzatzin (Holy Virgin) Church and caravanserai adjoining it from the west. In 1990s on the decision of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of Baku 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 floors of its belfry were destroyed. The first floor was spared only to be “cut out” into a fire te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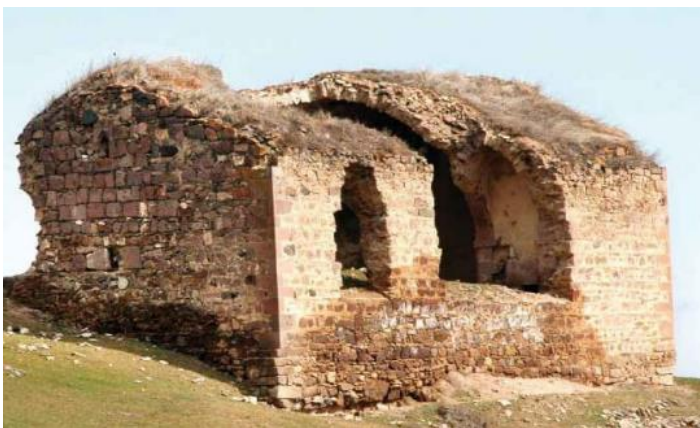
Gyulistan village, Shahumyan region, Artsakh. Surb Astvatzatzin (Holy Virgin). After occupation of the village by the Azerbaijani Army the church was blown 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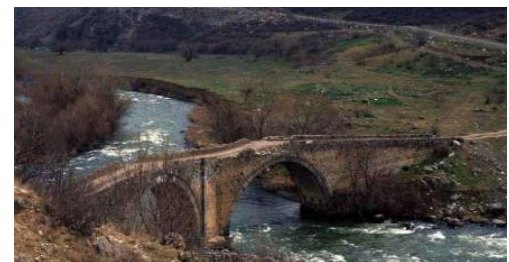
Nij village, Qabala (Kutkashe) region, Azerbaijan. St. Yeghishe (Elisha) Church and two inscriptions carved on its southern entrance tympanum in commemoration of its thorough restor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efforts of Priest Astvatzatur Jodanants in the 1840s (Photo of 1985). The inscriptions were completely scraped away during restoration work in the early 2000s.



Ganja (Gandzak) city. St. Hovhannes (St. John the Baptist) Church. Inscriptions of 1633 and 1643 were deliberately scraped away in 2007. The Church was turned into a chamber music h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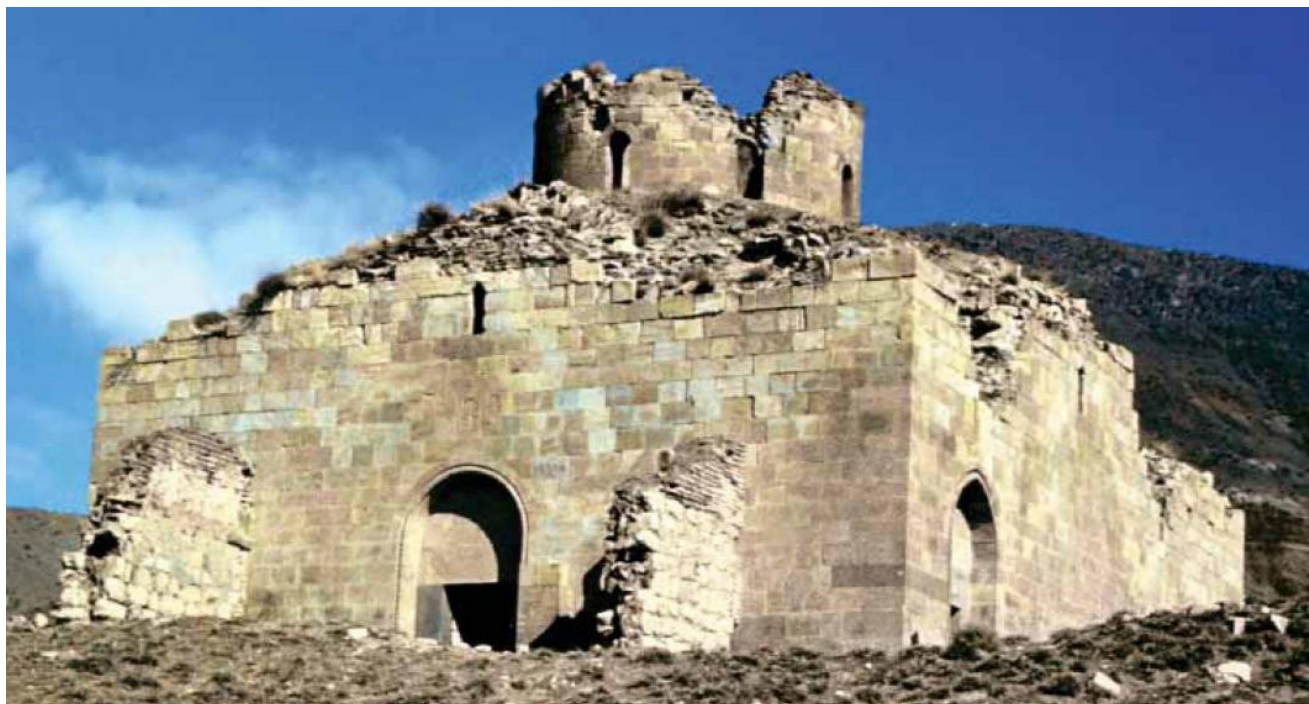
Azat (Suluk) village, Shahumyan region, Artsakh. Surb Hovhannes (John) Church. After occupation of the village by the Azerbaijani Army the church was blown up.



Bridge of Lalazar, Kashatagh region, Artsakh. The double-span bridge was built over the river Vorotan in 1867 by means of Simeon Lalazar. The building inscription of the bridge in Armenian was deliberately scraped.



Tzar village, Shahumyan region, Artsakh. Fragments of St. Sargis Church and Mother Church of the village, destroyed in the 1950s, were used as building materi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cal Azerbaijani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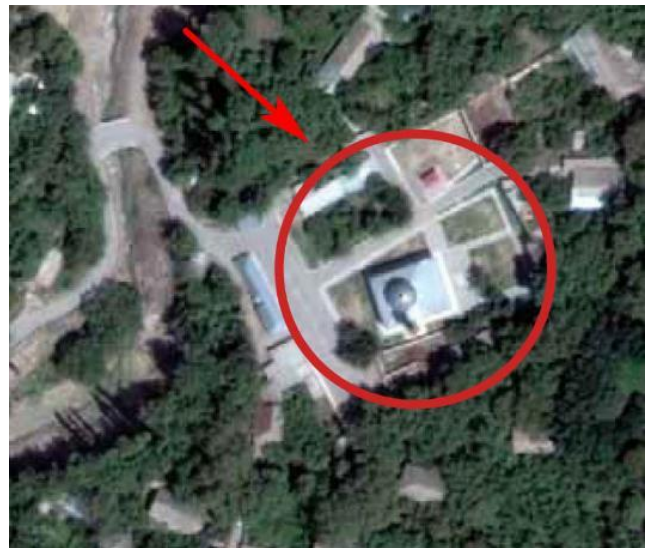


Badamly (Otzop) village, Nakhijevan. The monastery of St. Astvatsatsin (Holy Virgin) with a dome church (photo: 1980s). It was marked on the map of the USSR Armed Forces General Headquarter. The monastery was destroyed to its foundations, as evidenced by satellite image (Google Earth, 2016) of the site of the monastery.



Nakhijevan city. St. Gevorg (George) Church marked on the map of the USSR Armed Forces General Headquarter (1976). According to the satellite image of Google Earth of 2008 the church does not exist anymore.





Agulis village, Nakhichevan. St. Tovma (Thomas the Apostle) Monastery (photo of 1900-1910s) marked on the map of the USSR Armed Forces General Headquarter (1976). In the late 1990s, the monastery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n its place a mosque was built, as evidenced by satellite image Google Earth of 2011 and 2016.



Old Jugha, Nakhijevan. The historic cemetery with nearly 3,000 medieval khachkars (crossstone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khachkars (crosstones) of the Jugha cemetery started in the Soviet period. They were broken to pieces and used as building material. The destruction of khachkars (crosstones) continued in 1998 with renewed vigor and was completed in 2005. In 2006 the territory of the cemetery was turned into a military shooting range.



Source: "Azerbaijan out of Civilization" http://www.raa-am.com/raa/pdf_files/174.pdf